



A BIOGRAPHY OF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

我们存在，
因为不羁

周时奋 —— 著



扬州八怪

文與可墨竹詩云：擬將一段畫溪絹，
紅寒

扬州出版集團
貴州教育出版社

THE
STORY
OF ART
· — ·
艺术的故事

A BIOGRAPHY
OF EIGHT ECCENTRICS
OF YANGZHOU

我们存在，因为不羁

扬州八怪

周时奋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存在, 因为不羁: 扬州八怪 / 周时奋著. — 贵阳: 贵州教育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456-1107-6

I. ①我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扬州八怪-生平事迹-画册
IV. ①K825.72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0707号

我们存在, 因为不羁: 扬州八怪

周时奋 著

出品人 玉 宇

责任编辑 刘娟娟 程冠华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
(电话 0851-82263049 邮编 550081)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10.5

字 数 209千字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6-1107-6

定 价 68.00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 山东临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电话: 0539-2925680 邮编: 276017

目 录

001 | 扬 州

序 章

然而，“八怪”们在这“十里春风常在，二分明月独占”的扬州，留下的身影却是单调的、凄苦的、忙碌的。我们注意到的是，他们到扬州来的目的，仅仅只是为了卖画，称得上是殊途同归。

013 | 汪士慎

第一章 — 1686—1759

他的画获得了同行的高度评价。闵华从他的梅花中看到了“不须更著芦花被，已是清香雪满身”的冷艳；金农更从他的梅花里领悟到了“千花万蕊，管领冷香，俨然灞桥风雪”的意境。

附：汪士慎年表

049 | 李 鱣

第二章 — 1686—1756

宫廷越是追求规矩、刻板、拟古、华丽，他就越是笔墨放纵，挥洒写意；世俗越是追求浮华铺张的贵族情调，他就越是生活化、通俗化、平民化。

附：李 鱣 年表

095 | 金 农

第三章 — 1687—1763

金农不管画什么，与众不同是他最大的特色，即使我们今天来看金农当初的作品，感觉到的还是与众不同。他涉笔即古意盎然，题画也是楷书长题，古气浑朴，有丹青家鼻祖气象。

附：金 农 年表

139 | 黄 慎

第四章 — 1687—1770

然而“风格”的创立谈何容易，任何一位有作为的艺术家，当他面对前辈和当代同人，都会有所有的风格、技法已经被人家尽占的感觉，他甚至找不到立足的一丝空隙。这种苦闷与彷徨，黄慎当然不能排除在外。

附：黄 慎 年表

175 | 高翔

第五章 — 1688—1753

高翔一生几乎一直在扬州，他没有经历过伟岸巍峨的山川，但是作画却能山川磅礴、大气天成。他把自己的画斋命名为“五岳草堂”，所画山水特具一格。

附：高翔年表

201 | 郑板桥

第六章 — 1693—1765

板桥毕竟是属于江南，属于扬州的。暮春三月，绿草青秧，圩田如坪，杂树生花，这对于十年离索的板桥，实在是太亲切了。

附：郑板桥年表

263 | 李方膺

第七章 — 1697—1756

在方膺的心目中，梅花是高洁、神圣的象征，正直、崇高、美丽、聪明、善良、真诚，都可以用梅花来表示。这样的梅花，它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过它本身所能承载的，绝非普通画家轻易可以画得。

附：李方膺年表

293 | 罗 聘

第 八 章 — 1733—1799

仿佛什么题材都被老师们画完了，他还能画什么呢？

三十九岁那年，罗聘在反复琢磨后，毅然决定画鬼。

附：罗聘年表

325 | 代后记

序 章

扬州

每一座城市的边上，都有一条大河。如果一座城市有两条大河流经交叉，这座城市往往会成为一座繁华的大都会。因为古代交通的主要形式就是水上航运，人从水上来，货从水上来，财从水上来。正是河流，它把城市带向了繁荣和文明。

扬州正是这样一座城市。有两条河流从扬州城边流过，一条是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，另一条则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。中国东西向和南北向最重要的两条河流交汇在扬州城边的瓜洲，这个地名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古典诗词和文章中，古代的诗人和文人们过路歇脚于此，顺便也会到大名鼎鼎的扬州溜达一下，然后再去往各自要去的地方。人来人往的地方必然热闹，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扬州就是中国东南的大都会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这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。

元朝人乔吉在他的杂剧《扬州梦》里，借着主人公杜牧的口，写了一段描述古扬州的优美唱词，这当然是乔先生自己看到的扬州。唱词写得很浅近，很容易理解，这就忍不住要把它

抄下来，如果用白话来说，反而失去了韵味：

江山如旧，竹西歌吹古扬州。三分明月，十里红楼……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，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……马市街、米市街，如龙马聚；天宁寺、咸宁寺，似蚁人稠。茶房内泛松风，香酥凤髓；酒楼上歌桂月，檀板莺喉。接前厅、通后阁，马蹄阶砌；近雕阑、穿玉户，龟背球楼。金盘露、琼花露，酿成佳酝；大官羊、柳蒸羊，饌列珍馐。看官场，惯鞦袖，垂肩蹴鞠；喜教坊，善清歌，妙舞俳优……

这就是扬州，一个流光溢彩、令人眼花缭乱的扬州。

扬州的繁华不仅仅因为商业的兴隆。我们一听到扬州这个名字，就一定会产生某种历史感，就好像听到敦煌、邯郸、洛阳、长安一样。只要有点文化知识的中国人，一说到扬州，脑子里就会蹦出一连串古诗词的碎片。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那是朦胧而美丽的意境；“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”，那是充满珠光宝气的欣欣向荣；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，那是大气磅礴的奢华；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，那是少年才子甜蜜而苦涩的梦呓。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的空灵静谧，那种江南式的典丽与雅致，是只有扬州才给人的美丽印象。扬州古称广陵，于是那

一句“广陵散从此绝矣”，给人多少的遗憾与惆怅；而“扬州琼花”的成名又让人忘不了“曾向无双亭下醉，自知不负广陵春”。你再听听“妾家扬子住，便弄广陵潮”，有没有感觉到乐府诗立刻染上了一层浓浓的江南春色？是的，古扬州给人以双重的印象：物质繁华的城市，文化悠久的城市。这城市的双重特色，一直保留到十七世纪，保留到我们的故事开场的时候。于是，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，一说到扬州，又多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名字：“扬州八怪”。

这是清前叶活跃在扬州的一群艺术家。他们的艺术生涯经历了康熙王朝后期、雍正王朝而到乾隆王朝的中期，这正是清代最欣欣向荣的时期。在工商业繁荣的扬州，当时集中了这样一批职业的文人画家，他们大多出身贫寒，经历坎坷，以卖画为生。他们有相近的生活体验，有相似的思想情感，有相同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爱好；他们在艺术上都重视个性化的发挥，力求创新；他们都强调抒写自己的主观内心，因而也赋予了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内涵。就是这些画家，他们善于运用水墨写意的绘画技法，擅长以简逸的笔墨来传达物象的精神。他们这种标新立异、清新狂放的做派，被世人视为“怪”，因而他们的代表画家汪士慎、李鱣、金农、黄慎、高翔、郑板桥、李方膺和罗聘，被称为“扬州八怪”。其实，还有一批画家，如华岳、陈撰、高凤翰、边寿民、闵贞等人，亦属于这一文艺思潮的中坚人物。

这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一批人，除了作为其他七人事业余韵的学生辈的罗聘外，他们的年龄相差只在十年之内；同样，除了高翔和罗聘，他们都是外地人，差不多都是在 1720 至 1725 年到达扬州。这几年正是扬州的大幸，也是中国画坛的大幸。有这么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画家云集，扬州这座城市该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呀。

扬州有中国文人心目中典型的江南文化情调，红粉胭脂，绿水芳塘，珠帘绣幕，浴鹭眠鸥，无一不能入诗入画；这里有瘦西湖、平山堂、观音阁、小金山、天宁寺、玉钩斜，这些充满江南情趣的胜景，无一不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然而，“八怪”们在这“十里春风常在，二分明月独占”的扬州，留下的身影却是单调的、凄苦的、忙碌的。我们注意到的是，他们到扬州来的目的，仅仅只是为了卖画，称得上是殊途同归。他们以往的经历是那样的不同，有的是宫廷画师，有的是名家高足，有的是自学成才的山村画人，有的是弃官下野的七品县令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是自幼决心从艺，但最终还是以画家的身份载入史册，可以这么说，他们一个个都是被“逼上梁山”——逼上画坛的。他们终于在扬州找到了最适宜于自己的生存环境，在这个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书画市场里成就了自己生命的价值。

在他们来到扬州前三十多年，有一个伟大的僧人画家先行到达了扬州，他就是石涛。石涛可谓发“八怪”之先声，“苦瓜和尚”的英名曾使扬州的书画市场身价倏涨，当然同时期被

出售和“炒作”的画作中，还有另一位伟大画家、来自南昌的八大山人朱耷的作品。“八怪”中第一个来到扬州的是杭州人金农，他于1720年（清康熙五十九年）到达扬州，在其后的数年里，安徽的汪士慎、兴化的李鱣和郑板桥、福建的黄慎、南通的李方膺都先后到达，他们与本地的高翔立刻意气相投，互成声气。而高翔，正是三十年前僧人画家石涛的高足弟子，他仿佛就是受老师的指派留下来迎接这个中国画坛新兴流派的使者。

我们查阅当时的种种史料，并没有发现“八怪”的行止有什么违反人性的怪异之处，他们都是极为正常的人。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和艺术追求却大大地“不入流”，不入当时社会的流俗。他们有的恪守清贫，不向豪门阿谀奉承；有的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，宁肯无人青睐也决不随流媚俗；有的前半生随俗逐波，而在屡屡碰壁后大梦初醒，才发现了自己应有的生存方式。但是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，他们就像也是侨居在扬州的徽州学者戴震所提出的“彰人欲”那样，强调人的生命价值，强调自我个性的张扬和解放，强调艺术的自我表现力。这大概正是他们的“怪”之所在。

扬州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和生存的土壤。

当时，扬州正是徽州（新安）商人和山西商人的天下，这两支商帮是那个时代中国豪商巨富的代表，其中又首推两淮盐商。他们定居扬州，通过运河的漕运，垄断了淮南、淮北的盐

业。从明代起，新安商人已经在扬州称雄了二百余年，二百余年的经营和积累，形成了他们亦贾、亦儒、亦政的处世特色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他们雄跨经济、文化、政治三个领域，呼风唤雨，炙手可热。他们用自己的经商之道和财富魅力，一改“商为四民之末”的社会地位，成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。这些精明的商人，以“急公好义”的形象结交政界，他们的子弟则通过读书登第进入仕途，成为官员。几代之后，赫然成了缙绅巨族、豪门贵戚。他们在创造出扬州眼花缭乱的繁华物质的同时，又带动了不少官僚、士子和文人弃官、弃文进而为商，“下海”之风实在不是当代的专利。

在扬州，有了钱财的新安盐商，一方面广建宅第园林，招客集会，遂有“杭州以湖山胜，苏州以市肆胜，扬州以园亭胜”的江南三城鼎峙局面。另一方面，这些“急公好义”的新安商人，又首先广泛赞助教学，兴办书院，他们往往慷慨而动辄万金。当时扬州一些著名的书院，比如梅花书院、安定书院、敬亭书院、虹桥书院、广陵书院等十数所书院，创建和维持均由两淮盐商出手，书院的主讲，也皆请知名有道之士。一时间，四方文人慕名而来，景从云集，蔚为大观，著名学者如汪中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任大椿、段玉裁等皆出梅花、安定等书院，形成了学术上的“扬州学派”。新安商人又投入于书籍刻印出版业。以刻印精美著称的康熙版《全唐诗》就在“八怪”到达前的1705年（清康熙四十四年）完成。当时，主持“扬州诗局”

的正是曹雪芹的爷爷、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。商人们当然也为拮据寒微、怀才不遇的小文人们出书，“八怪”中许多人的诗文集，大多由盐商出资刻印。世风披靡，一时官方和私家印书之盛前所罕见。

用一句很现代的话来比喻，当时的扬州犹如一个新兴的经济特区，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八面来风。商人、文人源源不断聚集于这座城市，更增添了她的繁华景象。登陆后的文人们通过种种关系，能找到的出路大致有三条：有官亲的则入幕，有商友的则入馆，第三条路就是成为自由职业者，卖文鬻字，销售字画。亦贾、亦儒的徽商经过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后，都普遍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力——其中也包括对艺术品日后的保值、增值的认识，他们本身就是扬州书画市场中最大的买家。他们收藏书画古玩，刊印目录，考辨真伪，居为奇货。因而在他们的眼里，文人有着开发不完的价值。他们因此对文化人特别客气和慷慨，许多文人在到达初期常常得到他们的资助。他们很清楚，文人对他们有着广泛的用途，他们正在放长线，钓大鱼。

徽商们在扬州建筑了大量楼馆园林，如汪玉枢的“九峰园”、鲍志道的“西园曲水”、吴家龙的“锦春园”、易谐的“抱山堂”、吴均的“青棠观”、大盐商乔国桢的乔氏“东园”和两淮盐商贺君召的“贺氏东园”、郑侠如的“休园”、马曰琯与马曰璐的“小玲珑山馆”，以及陈敬斋的“梅庄”，这些不可胜数的园林泉石间，是不能缺少文人们身影的点缀的。于是，文人

们常常被客气地邀请去喝茶、谈经、吟诗、作画、听琴、鼓瑟，或者直接被延请为馆中清客。在商人们结交高朋、宴请官员的时候，因为文人的在场，就可以抬高自己的文化品位，这比挂一幅字画来表明自己的文化情趣更有意思。文化人本身就是活的文化，他们同时还能不断地创造文化，进行艺术品的再生产。包括“八怪”在内的文人画师，他们经常有机会出入楼堂馆舍、庭园轩斋，在那里吟诗作画，写生研磨，因而他们就往往擅长于花鸟画，同时又具有兼诗、书、画三绝的技艺。当然，主人也常常会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供他们鉴赏、观摩，在炫耀的同时也扩大了画家文士们的眼界。

在这热闹纷呈的扬州，绘画的高手自然也绝非“八怪”几位，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流派。许多当时和日后名闻天下的画派和画家，在此前后都云集在扬州，与“八怪”多多少少有些联系和砥砺互动。这些人里面，有“新安画派”的创始人浙江、查士标、汪之瑞，有“皖派”名家戴本孝、梅清、萧云从、梅庚、巴慰祖、方士庶，有“金陵八家”之首的龚贤，有“槎南二周”的昆山画家周笠，还有以个人成就名垂史册的李寅、萧晨、袁江、袁耀、颜峰、颜岳……甚至连当时被画界贬视为“打底”的界画（一种以直尺画建筑物的绘画），也在扬州再度中兴。

哦，这就是光怪陆离的扬州，它的极盛不可述说，它只能体味，只能想象，只能意会……

“扬州八怪”就是在这样的扬州艰难地脱颖而出了。